

# 聊斋故事

金智学◎主编

【下卷】

LIAOZHAIGUSHI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

# 聊斋故事

金智学◎主编

【下卷】  
LIAOZHAI GUSHI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聊斋故事 / 金智学主编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 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0. 12  
(故事大王 / 张启明主编)

ISBN 978-7-5469-1406-0

I. ①聊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笔记小说—中国—清代—通俗读物 IV. ①I242.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01248 号

## 聊斋故事(下卷)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主 编  | 金智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 编  | 闫 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封面设计 | 徐 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|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|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编: 830000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50mm×1168mm 1/32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 | ISBN 978-7-5469-1406-0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84.00 元(上中下卷)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冤狱·····   | (263) |
| 鬼妻·····   | (267) |
| 龙戏珠·····  | (269) |
| 商妇·····   | (270) |
| 雨钱·····   | (271) |
| 田七郎·····  | (272) |
| 张鸿渐·····  | (278) |
| 岳神·····   | (286) |
| 汪士秀·····  | (287) |
| 云萝公主····· | (290) |
| 小猎犬·····  | (299) |
| 张不量·····  | (301) |
| 叶生·····   | (302) |
| 大力将军····· | (305) |
| 陆判·····   | (308) |
| 佟客·····   | (314) |
| 红玉·····   | (316) |
| 单道士·····  | (321) |
| 鸽异·····   | (323) |
| 牧竖·····   | (326) |
| 顾生·····   | (327) |
| 阿霞·····   | (329) |
| 小官人·····  | (333) |
| 沅俗·····   | (334) |

|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|
| 阿宝   | (335) |
| 粉蝶   | (340) |
| 斫蟒   | (344) |
| 武技   | (345) |
| 龙    | (347) |
| 小人   | (348) |
| 鞠药如  | (349) |
| 齐天大圣 | (350) |
| 老饕   | (353) |
| 钟生   | (356) |
| 藏虱   | (361) |
| 莲花公主 | (362) |
| 上仙   | (366) |
| 车夫   | (368) |
| 钱流   | (369) |
| 陈云栖  | (370) |
| 李八缸  | (377) |
| 单父宰  | (379) |
| 青蛙神  | (380) |
| 葛巾   | (385) |
| 橘树   | (391) |
| 花姑子  | (392) |
| 绿衣女  | (399) |
| 鼠戏   | (401) |
| 抽肠   | (402) |

## 冤 狱

朱生是山东阳名县人。这个年轻人爱说笑话，举止轻佻。不久前，他老婆去世了，于是便想请媒婆再为他找一个媳妇。碰巧，在路上，遇到了媒婆邻居的妻子，他偷偷看了几眼，见那妇女生得十分漂亮，就开玩笑地对媒婆说：“刚才我在路上看见你邻居的老婆，长得太漂亮了，你要是能把她介绍给我，就好了。”媒婆听了，也开玩笑地说：“你要是能把她的男人杀了，我就帮你说这个媒。”朱生听罢，笑着答道：“行啊！”于是便回去了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那个邻居出去讨债，被人杀死在玉米地里。县官拘捕了他的邻居，把他们一个个打得皮开肉绽，想从他们身上得到线索。媒婆怕受皮肉之苦，马上将当初与朱生讲的玩笑话说了出来。

县令赶紧派人把朱生抓来，朱生无论怎样拷问也不承认。县令又怀疑死者的老婆和朱生有私情，对她严刑拷打，为了逼供，各种毒刑都用上了，她无法忍受，被迫招认了。回头又审问朱生，朱生说：“那女子细皮嫩肉熬不过苦刑，所说都是假的，叫她含冤而死，又给她加上不贞洁的罪名，我的良心怎能忍受呢？我实供算了，欲杀他丈夫讨她做老婆都是我做的，她一点都不知道。”县令问：“有什么证据？”朱说：“有血衣可证。”派人到他家搜查，根本没有血衣。又加以严刑拷打，几次打得死而复苏。朱生说：“我母亲不忍心让我死，不肯拿出证据来，让我自己回去拿。”

朱在衙役押送下回到家里，对母亲说：“拿出血衣我固然活不成，不拿出血衣，我还是活不成，反正是死，迟死不如早死，还可以少受些罪。”朱母哭着走进后房，过了一会，拿

出血衣交给差役。县令认为事实可靠，判处朱生死刑。反复多次审问，朱生再不改口，前后折腾了一年多，不久就要执行了。

一天，县令正准备最后一次审讯，忽然有一个人迳直走上公堂，瞪着县令大骂说：“像你这样的昏官，怎能治理百姓！”数十名衙役拥上来，想抓这个人，这人振臂一挥，衙役全部摔倒了。县官害怕了，要逃，那人大声说：“我是关老爷跟前的周将军，昏官敢动一动，我就马上把你杀掉！”

县令战战兢兢地听着。那人说：“杀人的人乃是宫标，与朱生有什么关系？”说完，倒在地上，好像没气了。过了一会儿醒了，面无人色。问他是什么人，原来是宫标，一拷打，全部招认了他的罪行。原来宫标平素就是个不法之徒，知道媒婆的邻居讨债归来，心想他身上必然带着许多钱，等杀了人以后，竟然一无所得。听说朱生被屈打成招，暗自庆幸。这天他自己来到公堂上，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县令问朱生血衣是怎么来的，朱生也不知道。叫来朱母一问，才知道是朱母割开自己的胳膊染上的血，看了看她的左胳膊，刀痕还没有长好，县令对此也很惊愕。

后来县令因此事被参奏免了官，罚他赎罪留在当地，后来死了。过了一年多，媒婆邻居的母亲想叫媳妇改嫁，媳妇感激朱生的义气，就嫁给了朱生。

异史氏说：“审理案件是当官的最重要的职责，是积阴德，还是灭天理，都在于怎样断案，这是不能不谨慎小心的，急躁、贪污、残暴，固然违背天理，办事拖拉因循，亦要伤残人命。一人告状就妨碍几户的生产，办成一件大案常使上百户破产，这难道是小事吗？我曾说作官的不随便受理案件就是很大的德行。不是重大案件不必关押人犯，若没有疑难的事就不用拖拉。偶有乡间无知百姓，挟山里人桀骜脾气，偶然因失掉鹅鸭之类小事，造成对立的情绪，这类事只消借当官几句话就可以平定下来，根本

不消牵扯更多的人，只消对双方各打几下板子，纠葛马上就可解决。人们称为神明的老爷不就是这样吗？而现在的官却不这样：一张拘票把人抓来，却又不记得是怎么回事。拿着传票的手，钱没塞满不消传票；办案的润笔的钱不够，不肯挂听审的牌子；欺骗拖延，动辄年把几个月。打官司的还没等到上堂，油水已被榨干了。而那些俨然高居于民上的父母官，却悠然高卧在床，漠然无事。怎知水深火热的牢狱中，有无数的冤魂，伸着脖子苟延残喘，等待搭救呢！

“当然对待那些凶顽的刁民，是没什么可怜惜的；但是善良的百姓受到牵连，他们怎能忍受呢？何况受到无辜牵连的，往往是奸民少而良民多；而良民受到的伤害，比奸民受到的伤害加倍地酷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奸民难以凌虐，而良民则易于欺压。衙役们殴打辱骂的，官差们伸手勒索的，都看他们是良民而敢于对他们施以暴行。这些良民一进官府大门，如同进入火海。早结一天案子，就早一天安生。有什么大事，看着公堂上那奄奄快死的人，好像惟恐深沟中死尸填不满，而故意拖延时日让他们死掉呢！这种做法虽然还说不上残酷暴烈，而所造的罪孽是一样的啊！

“我曾经看到一份案卷，其中急需审问的要犯，不过三、四个人，其余都是无辜的老百姓，都是被错误地牵连进来的。这些人也许一时有些细微的矛盾而涉嫌，或因目前有些钱财而获罪，所以告状的人用全力来谋求主案的解决，用余下歹毒心肠报小仇。如果名字被写在状纸的末尾，就如同患了深入骨髓的毒瘤。在衙门受尽各种罪，竟成了切肤之痛。人家跪自己跟着跪，就好像群鸟集在一处。人家出来自己也出来，如同拴在一起的猿猴。而审问官问不到他，小吏也问不到他，其实对断案一无所用，只足以让他倾家破产，让衙役中饱贪囊；只足以让他典妻卖子，让小人泄泄私愤而已。

“我深愿那些为官的人，每当投到一个人犯时，略一审问，

该放的就放，不该放的就处罚。这样做，只不过是用笔蘸蘸墨，动动手腕的事，却保全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，培养了多少正气。从政官员既不能在保护百姓上用心思，又何必用刑具刀锯杀人害人呢！”



## 鬼 妻

泰安人聂鹏云与妻子感情很好，如同鱼水般和谐。后来妻子得病死了，聂鹏云坐卧不宁，日夜沉浸在悲痛之中，以至神情恍惚，怅然若失。

一天夜里，聂鹏云独自在家中坐着，妻子忽然推开门进来。聂鹏云吃惊地问：“从哪里来？”妻子笑着说：“我已变成鬼了，感激你对我的悼念，哀求阴间的阎王，暂来和你幽会。”聂鹏云很高兴，拉着她上床睡觉，一切和以前一样。

从此晚上来天不亮就走，有一年多时间，聂鹏云也不再谈续娶的事。聂鹏云的叔伯兄弟怕他绝了后，劝他续娶。聂鹏云听从了，聘定了一位出身很好的姑娘，但他又怕妻子不高兴，就没有告诉她。

不久，聂鹏云的婚期临近，鬼妻知道了真情，责怪他说：“我因为你的恩义，所以甘愿冒受阴间惩罚的危险，如今你却不遵守我们的盟誓，真正忠于爱情的人难道就是这样的吗？”聂鹏云述说了叔伯兄弟们的意思，鬼妻自始至终闷闷不乐，就告别他而走了。聂鹏云虽然非常可怜她，可是想来也只有这样做。

到了聂鹏云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与新媳妇都睡下了。鬼妻突然来了，在床上使劲打新媳妇，痛骂道：“为什么要占据我的床铺！”新媳妇爬起来，和鬼妻撕打起来。聂鹏云心惊胆颤，赤身露体地蹲在床上，不敢偏袒哪一方。过了不一会儿，雄鸡叫了，鬼妻才离去。新妻因此怀疑聂鹏云的妻子本来没有死，说聂鹏云骗了她，想上吊寻死。聂鹏云骗就向她讲述了实情，新妇才知道那本是一个鬼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鬼妻又来了，新妇吓得躲开了。鬼妻也不和聂鹏云同床，只是用指甲掐他的皮肉，接着就在

灯下对聂鹏云怒目而视，一言不发。就这样过了好几夜，聂鹏云非常烦恼。附近村民有精通法术的，削了几个桃木楔子，钉在了鬼妻坟墓的周围，鬼妻这才不见了。



## 龙戏珠

徐公任齐东县令，他的衙门里有座楼，用来贮藏佳肴美食，往往被偷吃，洒得满地都是。仆人因此屡次受到责罚，于是埋伏起来察看。

看到一个蜘蛛，有斗那么大，仆人吓得赶快跑去报告徐大人。徐公觉得这事很奇异，每天派丫环给蜘蛛送吃的。蜘蛛更加温驯了，饿了就出来找人要吃的，吃饱了就回去。

过了一年多，徐公在批阅文件，蜘蛛忽然来了，爬在桌子上。徐公以为它饿了，正要叫什人给它拿食物，只见两条蛇卧在蜘蛛的两边，粗细像筷子。蜘蛛把爪子蜷起来缩在肚子下，好像非常害怕。转眼间，蛇变粗变长了，有鸡蛋那么粗。徐公非常害怕，要跑开。这时雷声大作，全家都震死了。

一个时辰过去了，徐公才苏醒过来。夫人及六个丫环仆人被震死了。徐公病了一个多月，也死去了。

徐公为人清正廉洁，关心百姓。下葬那天，百姓们纷纷凑钱送葬，遍野哭声。

异史氏说：“龙戏珠的事，总以为是里巷间流传的神话，还真的有这样的事吗？听说雷霆击人，肯定对着坏人。怎么清廉、善良的官吏也能遭到这样的惨祸！天公昏庸的地方，也不少啊？”

## 田七郎

武承休是辽阳人，特别喜欢结交朋友，与他相交的都是些知名人物。有天夜里，武承休梦见一个人对他说：“你的朋友虽多，但全都是泛泛之交。只有一人能与你共患难，为什么你不去结识他呢？”武承休连忙追问：“这个人是谁呀？”回答说：“田七郎。”

武承休醒来后，觉得这个梦很奇怪，便到处向朋友打听田七郎是什么人。有人告诉他，田七郎是东村的猎户。

于是武承休恭恭敬敬地来到田家，敲了敲门，一个二十多岁的汉子前来开门。那人生得虎背熊腰，戴着顶油腻的三角帽，穿着条黑裤，上面补着许多白色的补丁。那人拱了拱手，问武承休打哪儿来。武承休作了自我介绍，借口途中身体不舒服，想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又问那人知不知道一个叫田七郎的人。那人答道：“我就是田七郎！”

武承休大喜，进了门，看到田家的房屋很破旧，墙壁都用树干撑着。到了屋子里一看，墙上横七竖八挂满了虎皮、狼皮，连个小板凳都没有。武承休和田七郎谈了一会儿，觉得田七郎为人朴实诚恳，是位可以结识的朋友。于是武承休拿出银子，送给田七郎补贴家用。田七郎不肯收，武承休一个劲儿硬塞给他。田七郎收下银子，进去禀告老母。不一会儿田七郎出来，又把银子退给武承休，武承休说什么也不肯拿。这时田七郎的老母亲颤巍巍地走出来，声色俱厉地对武承休说：“我只有这么个儿子，不想让他侍奉贵人！”武承休满脸愧色，退了出来，心里纳闷：为什么老太太不肯收下银子呢？他问仆人，仆人当时正在屋后，听到了老太太和田七郎的对话，便告诉了武承休。

原来，田七郎拿了银子去禀告母亲，母亲说：“我刚才看到那公子，满脸晦气，一定有大祸降临。前人说：‘得到别人赏识

## 雨 钱

滨州有一个秀才，在家中书房读书。一日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，是一位形态优雅、气度非凡、衣着打扮十分古朴的老翁。秀才请他进屋，问其姓名。老翁说：“我姓胡，实际上是一个狐仙。久仰你的儒雅，愿与你朝夕相处。”秀才本就生性豁达，见多识广，所以也不觉奇怪，两人就一起评古论今。老翁的知识非常渊博，说话妙语连珠，令秀才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。于是，秀才留老翁住了很久。

一日，秀才悄悄乞求老汉说：“你对我厚爱有加，但是我如此贫困，而你只要举手之劳，金钱马上可以到手，干嘛不周济我一点？”老汉沉默无言，似乎很不赞成，停了一会儿笑着说：“这是很容易的事，只需要十几枚钱作本钱。”秀才如言照办。于是老汉与书生走进密室，口念咒诀，迈步作法。不一会儿，有数十百万枚钱从房梁间叮叮当当地落了下来，势如暴雨倾泻。转眼间钱没了膝盖，拔出脚来站在钱上，钱又没了脚踝，一丈见方的屋子堆了大约三四尺厚的钱。于是老汉看了看秀才说：“你还算满意吗？”秀才说：“够了。”老汉把手一挥，顿时停止落钱，便与秀才锁上门走了。秀才暗暗高兴，以为自己陡然暴富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秀才便迫不及待地到密室来取钱用。哪知那些钱早已化为乌有，只有十几枚母钱还在那里。秀才大失所望，气冲冲地埋怨老头欺骗了他。老头也气愤地回敬他道：“我和你本是文字之交，不想和你作贼！如果你要发横财，应该和小偷交朋友，老夫不能遵命！”说完，他把袖子一甩就走了，从此，再也不来秀才家登门拜访。

## 商 妇

天津有个商人，要出远门做买卖，向一个有钱的人借了几百两银子作为本钱，被小偷看上了。

到晚上，小偷事先隐藏在屋里等候商人回家。因为这天是个吉祥日子，商人竟带着钱上路了。小偷等了许久，只听见商人的妻子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不大一会儿，墙上开了一扇小门，满屋都亮了。小门里出来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，手里拿着一根长带子，走到床前，把带子给了商人妻子。商人妻子用手推却，女人坚持给她。商人妻子于是接过了带子，起身搭在房梁上，伸着脖子上吊。女人于是走了，墙上的小门也关上了。小偷大吃一惊，拔开门栓就跑了。

天亮以后，家里人看见媳妇死了，告到了官府。官府把邻居们抓来了，严刑逼供，邻居屈打成招，不久就要进行处决。小偷对冤案愤愤不平，到衙门去自首，把夜里见到的报告给了官府。经审讯，小偷并不改口供，就把邻居放了。询问邻居们，都说这房子从前的主人曾有个年轻媳妇吊死了，年龄长相跟小偷说的一模一样，这才知道是她的鬼魂呀。

民间传说，暴死的人必定要找个替死鬼，是不是这件事就是呢？

的，要给别人分忧，受过别人恩赐的，要与别人共难。富的拿钱去报恩，穷的拿生命去报德。’无缘无故受人家的重礼是不吉利的，恐怕要用命来报答人家啊。”武承休听了，深深地赞叹田母的贤明，同时也更加倾慕田七郎。

第二天，武承休特地设了酒宴，邀请田七郎，被田七郎推辞了。武承休又亲自到田家去，一坐下便讨酒喝。田七郎亲自斟酒，还烧了一盘腊鹿肉，很热情、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。过了一天，武承休要设宴答谢，他这才来了。两人谈得很投机，武承休又送他一些银子，仍然不肯接受。武承休托他代买虎皮，这才答应了。田七郎回家一看觉得家里所藏的那些虎皮，还抵偿不了武承休所给的银两，想再猎取几只，然后一并送去。不料进山转了三天，一只也没有打到。碰巧他妻子病了，要回家熬药煮汤，没有时间去打猎。十天之后，妻子逝世了，又要办丧事，用完了武承休所给的银两。武承休也亲自登门吊唁，还送了很丰厚的礼品。丧事办完以后，田七郎便背弓搭箭深入山中，想要好好地报答承休。

武承休打听到田七郎入山的缘故，再三劝他不必着急；又殷勤地希望田七郎能到自己家里来一次，但田七郎终究因为欠了银两而觉得惭愧，不肯去。武承休于是又推说要先看看他家原已收藏着的虎皮，企图催他早些来。田七郎检查家里原有的虎皮，已经被虫蛀蚀得很是破败，毛都脱落下来了，心里更加懊恼。武承休知道后，骑马赶往他家，极力劝慰宽解他，又看了看那些破旧的皮，说：“这些也很好。我所想要得到的皮，本来不在乎有没有毛。”说着就卷起虎皮往外走，还打算邀请田七郎一同到家里去。田七郎不肯，他只得独自回家去了。

田七郎想来想去总觉得这些皮不足以偿还承休，于是带着干粮进山，守了好几夜，终于猎获了一头老虎，把一张完整的皮送给了武承休。武承休大喜，办了酒席，邀请他留住三天，田七郎坚决推辞。武承休把前后门户全上了锁，使他出不去。其他宾客

看见田七郎一副不善辞令和衣衫褴褛的样子，私下议论武公子大概交错了朋友。但武承休接待田七郎，与其他宾客大不一样。武承休又为田七郎更换新衣，田七郎推却不受，就趁他睡觉时偷偷替他换下，才不得已接受了。田七郎回去后，他的儿子奉祖母之命将新衣送还，并要讨还旧衣。武承休笑着说：“你回去对老祖母说，旧衣裳已被我拆散糊鞋衬了。”

从此以后，田七郎每天都送来兔肉和鹿肉，但请他就再也不来了。一天，武承休去拜访田七郎，正好他出去打猎还没回来。田七郎的母亲走出来，靠在门口对武承休说：“你以后不要再来，我儿子不会再跟你来往。”武承休恭敬地向她行了礼，惭愧地退走了。

过了半年左右，家人忽然说：“田七郎因打猎与人争执，打死了人，捉到官府去了。”武承休大惊，驰马前去探望，田七郎已刑具在身，收押在监狱里。见了武承休，田七郎没说什么，只是说：“今后烦你关照我的老母。”武承休悲伤地走出来，赶紧用重金贿赂县官，又用一百两银子贿赂死者一方，过了一个多月，没事了，田七郎被释放回家。田母感慨地说：“儿子的性命都是武公子给的，不是老身所能爱惜的了。我只祝愿武公子活到百年都无灾祸，这就是儿子的福气啦。”

田七郎要去拜谢武承休，田母说：“去就去吧，见到武公子不用表示感谢。小恩可以感谢，大恩无法感谢。”田七郎见到武承休，武承休用温和的话加以安慰，田七郎只是连声应承。家人都嫌田七郎冷淡，武承休却喜欢他诚实厚道，对他更加优待。从此，田七郎经常一连几天住在武承休家，送给他什么东西，他就收下，不再推让，也不表示报答。

这一天，正好赶上武承休的生日，宾客仆人很多，夜间屋里住满客人。武承休和田七郎一起睡在一间小屋里，三个仆人就床下铺干草过夜。二更将尽时，仆人都已睡着，他们二人却仍然谈得火热。当时田七郎挂在墙上的佩刀，突然从刀鞘中腾出好几